

陳寶琛 著

劉永翔
許全勝 校點

滄趣樓詩文集

上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寶琛 著

劉永翔
許全勝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滄趣樓詩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滄趣樓詩文集/陳寶琛著;劉永翔 許全勝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7-5325-4243-2

I. 滄... II. ①陳... ②劉... ③許... III. 陳寶琛文集

IV. Z4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20093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滄趣樓詩文集

(全二冊)

陳寶琛 著

劉永翔 許全勝 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0.375 插頁 12 字數 582,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800

ISBN 7-5325-4243-2

I·1831 定價: 8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64371100-3012



陳寶琛像



陳寶琛官服全身像

誰分行年過務觀旁人又以假衡山愧
無文采風流並僅及承平氣象還庭
樹手栽聊可蔭門桃李親署莫嫌辱養
生豈外庖丁理挂壁珣弧不再彎

甲戌元日一首書示末章七姪後翁



滄趣樓詩集卷十

閩縣 陳寶琛

自題畫松立春日病院作

辛未

夢上西山選佛場春回寒日總無光
天風吹下支離叟來伴維摩住病坊

林文忠公自雲貴乞病歸手書家塾楹語
公會孫蔚章重裝屬爲題識

再出身殲星斗南中興羣帥竟劉戡
陸沈今日神恫甚賸溯書楹作客談

公於道光庚戌歸是冬詔起赴粵督師道薨

梁退庵先生青燈有味似兒時
遺照爲公會孫鴻志題鄉國徵耆獻黃樓不可諉博通侔左海都雅邁榕園曩

序 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倖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捨、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前言

一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前一日，爲人書扇，其中題有七律兩首：

生滅原知色即空，眼看傾國付東風。驚回綺夢憎啼鳥，買入情絲奈網蟲。雨裏羅衾寒不寐，春闌金縷曲方終。返生香豈人間有，除奏通明問碧翁。

流水前谿去不留，餘香駘蕩碧池頭。燕啣魚喙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庇根枝葉由來重，長夏陰成且小休。(一)。

這兩首詩傳開後，人們都紛紛以爲是王國維自作，特別是其中「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之句，吐屬淒婉，感慨深沉，容易與靜安的身世及其蓄念投湖聯繫起來。也還有「博雅」之士說是李義山之詩的。

其實，此詩的真正作者乃是末代「帝師」陳寶琛，王國維不過是對其詩根觸於心，書以寄慨而已。

陳寶琛得知此事後，爲之唏噓。後來在爲門人題扇時，不禁加上識語云：「己未次韻澤公《落花》之作，靜安致命前一日，取其後二首爲人書扇。相感之深，彌益於痛，傳者乃誤以爲玉溪之詩，何淄澠之不辨耶？」^(一)

這實在是不應該冠李戴的。王國維所書乃是陳的名作《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中的三、四二首^(二)，這組《落花》詩與其早年所作的《感春四首》詩^(三)，早就「傳誦海內」了，林葆忻詩云：「殿柳官鶯春欲晚，禁城傳遍落花詩。」可以爲證^(四)。

陳寶琛的這四首《落花》詩，結合身世之感，傾訴了對清社既屋的沉痛之感、無奈之情，抒發了當時以勝朝遺老自居者的共同心聲，難怪要引起王靜安先生的共鳴了。而且，詩無達詁，其藝術性之高也足以使現代的解人讀後感到無限悵惘，欲喚奈何。我認爲，這組《落花》詩足以與王士禛弔明亡的《秋柳》詩在詩史上後先輝映，而藝術性則後來居上。

陳寶琛（一八四八—一九三五），字伯潛，號弢庵^(五)，又號橘隱。晚號聽水、滄趣。出身於福建閩縣一個世代簪纓的家庭。少年科第，十八歲中舉，二十一歲進士及第。累官至內閣學士。與寶廷、張佩綸、張之洞等慨然有澄清之志，奮發言事，直聲震天下，時號「清流」。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以薦人失察降級歸里。自此棄置二十五年，在家鄉興辦教育，籌建鐵路，卓有建樹。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官復原職。三年（一九一一），任毓慶宮授讀，成爲溥儀的師傅。清亡，人勸他離開，他堅決不肯，慨然

說：「吾起廢籍，傳冲主，不幸遭奇變，寧忍忽然違吾君，苟全鄉里，名遺老自詭耶？」但在一九三二年，却毅然拒隨溥儀投日赴偽滿洲國。然猶惓惓亡清，每存復辟之望。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病卒於北平寓所。善書，工詩文詞，著有《滄趣樓詩集》、《聽水齋詞》、《滄趣樓文存》、《滄趣樓律賦》、《奏議》等〔七〕。

陳弢庵實在是社會大變革時代一個悲劇性的人物，難免識時務者「愚忠」之譏，然而他大節無虧，比起當時那些朝秦暮楚的長樂老之流，加入偽政權甘心充當傀儡的凝碧池頭之客，其精神境界相隔何啻雲泥。作為那個時代的詩人，他的詩歌正是其悲劇性性格及生命歷程的藝術體現。細讀他留下的《滄趣樓詩集》十卷，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同時也產生一些新的體會，欲與世之好弢庵詩者疑義相析。

弢庵詩，前人稱賞者甚多，其中頗有「知味」之人，但他們就其風格而揣其師承却未免有許多可議之處，最突出的例子是都異口同聲地提到了王安石。

陳衍即說弢庵「肆力於昌黎、荆公，出入於眉山、雙井」〔八〕；又說他「興趣但在荆公、白傅間」而「較近荆公」〔九〕。林紓說他「所為詩，體近臨川，而清靖沈遠，挹之無窮，臨川未能過也」〔一〇〕。汪國垣也說「弢庵詩，初學黃陳，後喜臨川」〔一一〕，「體雖出於臨川，實則兼有杜、韓、蘇、黃之勝」〔一二〕。李之鼎則徑說他「詩學臨川，機杼縝密」〔一三〕。只有林庚白說他「詩以昌黎、荆公、眉山、雙井為依歸，落筆不

荷，而少排鼻之氣，不甚似荆公。於其他三家，皆有所得」^{〔二四〕}。既言「不甚似」，却又把荆公放在「依歸」之列，未免不够自信，而有「騎牆」之嫌。夏敬觀則說：「其律體極似晚唐人韓冬郎渡海後詩，彌深亡國舊君之感。不特詩相類，其身世亦同也。」^{〔二五〕}以其遭遇相近而加比附。

其實這些話何嘗不是扣盤捫燭之談，恐怕也難免弢庵「淄澠不辨」之譏。《滄趣樓詩集》中，王安石那種「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或「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乾脆得不留餘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意思」的風格^{〔二六〕}，哪裏找得到呢？方東樹說：「荆公健拔奇氣勝六一，而深韻不及，兩人分得韓一體也。荆公才較爽健，而情韻幽深不逮歐公。」^{〔二七〕}弢庵詩偏於陰柔，在這一點上，與其說近於半山，還不如說近於永叔。而這種近似，實當歸於天性而非學步。還是用弢庵自己的話來說吧，在《陳君石遺七十壽序》中，他對陳衍說：

予初學詩于鄭仲濂丈，謝文枚如導之學高、岑、吳丈圭庵引之學杜，而君兄弟（指陳書、陳衍）則稱其類荆公，木庵且欲進之以山谷^{〔二八〕}。

「君兄弟」云云，委婉之至，然實顯有微詞。弢庵提到的高、岑、老杜，以上諸公竟無一提及。當然，弢庵詩風與上述三位詩人亦渾不相似，怪不得他們。可見天性不近，縱學亦屬徒然。那麼，對弢庵最有影響的詩人是誰呢？值得注意而被人忽略的是，弢庵分明還對黃潛說過：「得力處實在陸務觀。」而

黃却以爲「此恐爲謙詞」^(一九)，不相信他的「夫子自道」。記得陳衍曾提倡學劍南詩^(二〇)，却也未能在弢庵詩中嗅出氣息來，可見真賞之難。其實，要從一個人詩歌的風格推測其師法何人，真是談何容易。鍾嶸《詩品》評品詩人時老是不厭其煩地說「其源出於某某」，曾受到葉夢得、王士禛、何焯、劉熙載等人的嘲笑和非議^(二一)。陳衍自己也曾記下他看走眼的一例：他本以爲樊增祥「似陳雲伯、楊蓉裳、荔裳，而樊山自言少喜隨園，長喜甌北」^(二二)。

追溯淵源，諸家雖皆未中的，而對於弢庵詩的風格，印象却是頗爲相近的。

陳三立說：

公生平遭際如此，顧所爲詩終始不失溫柔敦厚之教，感物造端，蘊藉綿邈，風度絕世，後山所稱「韻出百家上」者，庶幾遇之。然而其純忠苦志，幽憂隱痛，類涵溢語言文字之表，百世之下，低徊諷誦，猶可冥接遐契於孤懸天壤之一人也^(二三)。

又說：

蓋先生爲詩特矜重，三立私服膺先生，疑當世之擅詩者，莫高先生也。林君畏廬亦稱先生詩「幽峭綿遠，清而不癯，枯而能膏，氣肅而聲悲，古遺民之詩也」。輒嘆爲知言，以謂天下後世能喻先生詩者，殆無以易之^(二四)。

陳三立贊成林紓的評語，而林紓在給弢庵的信中多次述及自己讀陳詩的感受：

柔婉中却饒蒼勁，古體伸縮倚伏，均得宋人實在詣力。無語不雋，尤無語不清新。讀既，五體投地矣。

先生之詩，紆實莫名其奧妙所在，但覺詞巧意深，巧而不鑿，深而能婉，如聞琵琶。幽眇中帶豪健，溫淳中得悲咽，境地到此，令人五體投地矣。尊作火色均泯，剛氣內斂，宋骨唐面，愈讀愈有滋味（二五）。

楊增華有一首《讀滄趣樓詩書後》，將弢庵詩的風格形容得極為恰切：

憶公屢舉思無邪，常恨末流失此指。今讀公詩若披霧，坦然示人以常軌。不奇不僻不矜博，不激不艱不炫綺。不以諧語誑小兒，不作大言欺俗子。……或歛其寶器莫名，欲於唐宋求一似。寧知唐宋不能限，其上直欲追栗里。最遠本諸三百篇，溫柔敦厚故如是（二六）。

汪國垣說：

（弢庵）晚以久更世變，深醇簡遠，不務奇險而絕非庸音，不事生造而決無淺語，至於撫時感事，比物達情，神理自超，趣味雋永，余嘗以和平中正質之，弢庵爲首肯者再，以爲伯嚴、節庵所未道也（二七）。

汪氏之說爲弢庵所首肯，其實，以上諸公所說，也並沒有出了「和平中正」的範圍。

弢庵之詩，不用僻典，不避熟語，善於以俗爲雅。姑以其詠甲午戰爭中國之敗的名篇《感春四首》爲例，其第二首起四句：「阿母歡娛衆女狂，十年養就滿庭芳。誰知綠怨紅啼景，便在鶯歌燕舞場。」「滿庭芳」是詞牌名，「綠怨紅啼」、「鶯歌燕舞」是熟語，這在陳三立肯定是避之惟恐不及了，弢庵却滿不在乎，拿來即用。「滿庭芳」一詞，現成是現成了，但却能給人一種親切之感。領聯兩句各在熟語上加「誰知」、「便在」，這樣，驚訝和感慨使重心不再停留在「綠怨紅啼」與「鶯歌燕舞」，句子也就隨之化俗爲雅了。詞中的名句，弢庵也往往會信手拈來，融爲己句。如另一名篇《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其第三首的「雨裏羅衾寒不耐」，即是將李後主《浪淘沙》的「簾外雨潺潺」與「羅衾不耐五更寒」壓縮而成，渾不計較所謂的詩詞之別。弢庵且長於驅遣詞語，工於營造氛圍，興寄之遙，託之比興，更使形象大於思想。其詩之所以能够感動不同時代、不同閱歷、不同性格的讀者，其故在此。

其詩的風格及藝術性既如上述，而弢庵集中，諸體咸備，當以何體爲最佳呢？鄭孝胥認爲，「其詩必可傳，五言晚尤善」^{〔二八〕}，狄葆賢也說他「長於五古，潛氣內轉，真理外融，酷肖宋人，以意境勝」^{〔二九〕}。錢仲聯先生似從其說，亦言弢庵「學宋頗有力量，五古尤勝」，但奇怪的是，接下來却不舉五古，而舉七絕「入峽海潮還出峽，和沙淘盡可憐生」兩句爲例，說這兩句「最爲感慨沉鬱，讀之令人回腸百折」^{〔三〇〕}。

其實，弢庵詩最好的正是七言近體，尤其是七言律，爲人傳誦的《感春》和《落花》詩即是其體。儘管我的欣賞口味往往與人不同，但於此却偏與衆同嗜，而與鄭、狄二人異趣。黃潛任《花隨人聖盦摭憶》中說「《滄趣樓詩》謹嚴精密，屬詞使事，罔不銖兩悉稱」，亦舉此二詩爲例。所謂「銖兩悉稱」，即指其對屬之工、用事之切而言，這個本領當是弢庵從陸放翁詩中學來，昔人所謂「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是也^{〔三〕}。除此以外，與其平時喜歡作詩鐘無疑也有極大的關係。

「詩鐘」是清代中期福建人創造的一種文字遊戲，形式是兩句七言對仗，或專詠一物，或分詠二物，或嵌入規定的字眼，限時完成，要求貼切工巧。

記載弢庵愛作詩鐘的材料甚多，夏敬觀說：「弢庵工爲詩鐘，雖嵌字詠物，題極纖仄，於十四字中，必有深遠寄託。」^{〔四〕}黃潛曾記：「弢老病起，數爲詩鐘之會。」^{〔五〕}林黻楨也說：「丈工折枝吟，每賭詩，必甲儕輩。間或稍後，輒脫帽抵几，意若未平。」^{〔六〕}頗見老人爭勝之心。

弢庵自己也談起過詩鐘與詩藝的關係：

吾鄉先輩每燕閑，拈題爲絕句，推二人甲乙之，集其稿爲「擊鉢吟」。其嵌二字成聯，則目爲「折枝」，即世稱「詩鐘」者，蓋亦濫觴於百年中。郭遠堂先生、沈文肅公（葆楨）、林錫三丈皆喜爲之。余里居時，作者益甚，風氣亦屢變，獨君（張元奇）與希村、肖韓、幼點皆以唐宋律詩爲句法。予嘗評希村近玉溪，或似明七子；肖韓似後山，幼點類四靈；而君詩出入蘇、陸，不事雕飾，雖遊戲之作，亦岸然有以自異。老宿常規人勿多爲折枝，恐有傷詩格，